

实践何以育人: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 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再思考

吴东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校实践育人以实现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式。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学习的实践场所、知识的情境场所以及共同体的活动场所,进而分析当下高校实践育人的困境和问题。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具身性、情境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从经费支持、可持续发展、统筹规划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入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实效。

关键词:社会实践;实践育人;大学生;具身认知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4-0076-0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1]。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希望所在,是推进伟大事业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他们思维活跃、精力旺盛、充满激情,是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但同时,他们理论水平不高、实践经历不足、社会经验缺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有知识要转化为能力,都必须躬身实践。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2]习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一个道理:亲身实践有着间接理论学习所无法取代的作

用和重要价值。因此,大学生要想成长成才,就必须在观察实践中深化理论、提升能力,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问题:实践何以育人

知识来自现实的社会实践,并最终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场景中去应用。书本上的一些原理、模型之类的东西,是建立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经验总结,原封不动地照搬来解释基层的现实问题往往是乏力的。而长久的校园生活淡化了大学生与真实社会情境之间的联系,容易形成“象牙塔”式的学院思维,养成诸如眼高手低等不良的习惯,甚至不屑于将所学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久

收稿日期:2022-05-09

基金项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党管青年原则研究”(2021A02)

作者简介:吴东姣(1987—),女,江苏淮安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而久之,其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也必然脱离实际。普通教育提供间接知识经验,虽然浓缩了很多抽象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也因脱离具体应用场景而使大学生停留在浅层理解层面,甚至产生理解偏差。只有结合社会实践,才能去伪存真,得到真正的知识。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社会实践不仅是学校教育和课堂知识教学的延伸与拓展,而且也是实现自身从“校园人”到“社会人”这种社会化发展的最有效方式。

社会实践是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途径与重要方式。多年来,基于社会实践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结合高校教育教学活动规律和大学生学习特征,有关部门推出了“第二课堂成绩单”“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诸多深受社会欢迎、满足大学生群体实践需要的社会实践品牌项目。然而,随着青年群体代际特征的明显变化,这些实践活动虽然依旧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流项目,却也不可避免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目标体系缺失、实践目标含糊不清、实践课程整合不够、实践内容参差不齐、考核标准科学性不足、育人成效难以评价、评价机制尚不完善、实践质量难以评估等问题^[3]。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也多集中在工作经验上的问题描述、政治理论层面和道德经验层面的意义阐释、实践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建议等方面,而对于社会实践育人的基本原理、内在规律、作用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系统探究关注较少,使该问题的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和实用化的特点。

从本质上看,社会实践是教育活动的一种特殊类型,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是通过社会实践复杂多样的过程实现的。因此,只有把握住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功能的本质逻辑和内在机制,才能为高校提升实践育人效果提供系统和科学的依据。

关于复杂实践环境中教育功能发挥的问题,具身认知理论从深层次心理唤醒的机制角度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科学地解释了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和形塑参与者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的发生过程。本研究尝试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阐释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优化和系统提升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实践路径。

二、分析: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作用机制

在实际活动中,认知过程应该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演化过程。但传统的认知心理学过分注重信息加工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往往针对一些特定类型的认知活动,而一旦涉及诸如环境背景信息或者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时,便无法通过符号表征及计算给出有效的解释,出现所谓“离身心智”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新的认知观念和理论开始涌现,认知心理学研究也开始由离身心智向具身心智转变。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理论的不同观点,本研究认为具身认知研究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认知的具身性、认知的情境性和认知的系统性^[4],它们共同构成了个体对某个事物的认知过程。大学生社会实践即是通过以上三个要素完成对参与主体的教育过程。周甜认为,学生的“逆反心理”往往是由于被灌输知识而缺乏亲身体验才产生的。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的亲身体验,对勤劳、善良、无私奉献的工农群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高尚的思想和精神,进而从模仿到内化,直至创造出更加完美的理想人格^[5]。刘献君认为,社会实践不是个体孤立的活动,它不同于大学生自己看书、听课、考试等,而

是以社会生活为教材,以人民为教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改变环境,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达到改变自我的目的^[6]。Davis 等人认为,具身理论是身体、心智、环境交互活动协同作用的结果,学习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并存于头脑中,而是学习者和被学习者(共同体)通过连续的身体互动来交流知识以求得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过程,是信息的整合与交互,是系统性的认知过程^[7]。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又进一步帮助学生打破由专业划分带来的知识学习的零散性与知识结构的混乱性,强化跨学科思维和能力的系统性训练^[8]。

具身认知理论三要素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恰当的分析框架。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实践育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态,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理论武装”向“实践育人”转化的关键和有效载体,必须也必然要具备具身性、情境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为大学生思想和能力提升提供学习的实践场所、知识的情境场所以及共同体的活动场所,凸显“实践育人”的长处和优势。

(一)具身性: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学习的实践场所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活动依赖人的特定的身体结构(包括客观的生理层面和主观的经验层面)以及身体的运动方式(认知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必然会产生人的主体经验。因此,可以说认知的具身性就是认知的体验性。具身理论中“具身”的最直接含义即身体的涉入,认知的具身性强调学习者的身体及其体验在认知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抽象的知识灌输,理论性有余而参与度不足,若要实现将所学知识“固化于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目的,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深刻内涵和优越性,必须辅以

社会实践类教学活动才能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9]。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但现代教育系统让一个人在人生中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就极容易让人因为长久的校园学习经历忘却自己的社会属性,割裂自己与社会的联系。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了实践场所,极大完善了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所要求的“勤学苦练”中“练”的环节。大学生社会实践一般包含走访调研、志愿服务、公益宣传和参观学习四种形式,为重新建立和加深大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创造了学习的实践场所。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养成了大学生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千禧一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富起来”的过程而成长的。“无苦可忆”的结果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很高的期望,无法接受甚至不满发展过程中的苦难和挫折。通过组织社会实践,可以让大学生走出校门,走进乡间、工厂、社区,了解党的基层治理理论、制度和经验,让大学生既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看到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社会实践通过提供“苦练”知识的实践场所,让大学生将课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通过亲身体验人民群众生活中现实存在的困难,同时学习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可以帮助大学生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自觉担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任务。如有大学生在抗美援朝老战士之家的志愿活动结束后写道:“我们在志愿活动中从抗美援朝老兵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抗战老兵们爱国精神的呈现对我们是另一种激励,激励着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的国家贡

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10]

(二) 情境性: 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知识的情境场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境认知理论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且在实证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认知的情境性强调人的认知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参与”是认知的核心要素,学习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认知是基于社会情境的一种活动。认知的情境性强调知识的意义不仅仅是情境敏感的,而且还是情境依赖的,是生成于环境和活动中的产物,如某一概念只能通过它所存在的情境来解释。知识的学习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打破课堂“僵化知识”的困境,从而将所学知识真正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社会实践则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可依赖的知识情境场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通篇贯彻“人民立场”的思想。引导大学生自觉站稳人民立场,必须教育大学生践行群众路线的理念。以大学生群众路线教育为例,看社会实践提供的知识的情境场所如何发挥作用。群众路线,既是一种认知过程,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要完成大学生对群众路线理论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从方法论上说,这一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实践性表达。要做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11],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社会实践正是大学生接近群众,学习群众,调查群众集中意见的机会。社会实践的最终服务指向是人民群众^[12],做到从群众中来,集中意见,只是完成了群众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再反馈给群众,用合适的方法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

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因而,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群众路线理念生成和发展的作用过程,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认识发展规律和工作方法实践。依赖情境、通过情境,大学生可以正确、完整地领会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和工作方法。因此,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的知识的情境场所,能有效引导大学生自觉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主动把个人的青春梦、成才梦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

(三) 系统性: 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共同体的活动场所

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与实践相脱离,所学知识是一种“僵化知识”(inert knowledge),不能解决实际问题^[13]。相较离心认知,具身认知最具革命性变化的表现在于对认知系统性的重视,即以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视角或立场来看待和分析人的认知活动,强调人的认知不是孤立存在于头脑中,它涉及脑、身体、共同任务参与者的共同体和世界的复杂相互作用,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系统性事件。具身理论中“具身”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个体的“活动”,是与周围各要素的“共生”,是一个系统性事件。不仅包括个体的心智、身体和活动,还包括个体与其周围的环境、工具和人的相互作用。认知的系统性即强调这种相互作用。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作用,不是只靠受教育者个体作用的发挥,而是在社会、组织、学校、受教育者、实践中所接触的人、事、物等复杂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些复杂因素共同构成了引领和塑造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共同体,社会实践为这一共同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提供了活动场所(见图1)。

首先,社会实践提供的活动场所具有整体性



图1 社会实践共同体的成分和结构

的特征,这与具身认知理论的系统性是相匹配的。在这个活动场所中,任何要素都不能够用简单的抽象与具体、知识与行动、个体与集体等的二分法进行分析^[14]。社会实践中的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无论是来自学校的理论教育、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个体的思考和身体的活动,还是具体实践中处理的问题、接触的人和物以及彼此间的交流,都是这个系统中紧密联系的各要素。其次,社会实践提供的活动场所具有集体性的特征,社会实践共同体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围绕某一项共同的活动相互影响的结果。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工作的本质要求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走近”社会进而“走进”社会。社会实践共同体提供了广泛的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员之间交流与互动的机会,可以使大学生在这一共同体中既接受社会不同群体智慧的教育,又完成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我教育过程。

三、观察:当前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从具身认知理论的具身性、情境性和系统性特征出发,社会实践具备了学习的实践场所、知识的情境场所以及共同体的

活动场所等条件,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工作提供了培育途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超过七成的大学生认为参加社会实践的最主要目的是“积累经验”以增加就业准备^[15],而在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方面的教育效果不是很显著^[16]。结合本研究主题,笔者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经费不足导致学习的实践场所在空间、时间、类型上受限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最不能容忍的事依次为团队合作不融洽、社会实践流于表面和增加经济压力^[17]。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足的经费保障能够使大学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点有更多的实践场地选择。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目的是促进大学生走出校门、走近社会,切身感受具体问题,用自己的专业或能力提供解决方案。大多实践类的项目均需要在经费上有一定程度的支出,而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经济支持非常有限,通常的做法是采取事后奖励的形式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如某行业类“双一流”高校,对大学生寒假返乡社会实践的经济奖励采取了择优鼓励的形式,对于最终提交的实践成果,共评选出“优秀实践团队”“优秀实践个人”“优秀实践成果”“优秀组织学院”等四个类别的奖项。其中,仅有获得“优秀实践团队”的实践队伍,可以得到一笔300—500元不等的奖金鼓励,而团队成员一般在3—5人。也就是说,这项面向全体在校生开放的社会实践活动,每一年能够获得资金支持的学生人数不足百人,人均经费不足百元。而其余绝大多数的社会实践团体和个人是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这部分群体社会实践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学生自筹,部分学院和指导教师也会给予一定的支持。首先,受经费的限制,大多数学生无法支付高额的路费和住宿费,因此更加偏向于选择学校周边地区或家庭所在城市的

实践项目,实践地点的选择范围大大受限。其次,在实践时长方面,大多数社会实践为3天左右的体验式参观走访,根本无法深入基层了解社会最真实的情况。“走近”社会尚难,“走进”社会更是不易,实践育人效果大打折扣。最后,因为得不到经费支持,相当比例的大学生会选择参观免费或收费较低的博物馆作为社会实践的内容,造成实践场所的高度雷同,导致最终的实践报告内容千篇一律,与自己的专业所学并无关联,更妄谈创新。

(二) 延续性差导致知识的情境场所在作用发挥上受限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知识的情境场所,在理论上完成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实践上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终结合自己的专业能力提出问题对策或技术改革,构筑知识的情境场所的完整闭环。显然,这样的闭环流程绝非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其育人效果,它需要中长期的或定期循环的社会实践项目作为平台来支撑,如扶贫、支教等。有调查显示,在以支教为主题的社会实践项目中,仅12.3%的学生表示“一定会继续参加支教”,39.5%的学生认为“支教活动并无多大意义”^[18]。出现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僵化的社会实践管理办法,没有针对这类需要持续跟进的实践项目的特殊性开展类似于“传帮带”模式的可持续性管理办法。即使实践的地点和单位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一年参与实践的学生主体是不同的,若不能够设计一个延续性较好的、长久的实践管理办法或机制,就容易将一次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演变成学生的一次郊游。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实践态度敷衍了事、实践过程走马观花、实践效果浮于表面的“应差式”实践,而用自己的专业或能力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则变成了一句口号。整个过程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谈

不上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具体情境,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归实践的认识飞跃。

(三) 组织乏力导致共同体的活动场所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上受限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作用,需要大学生、高校、社会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可实现。这对社会实践中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都提出了很高的组织能力要求。然而,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缺乏系统性,参与社会实践各主体呈现出“各说各话”的现象。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的必修学分,在政策层面被赋予了官方“铁饭碗”性质,不会因为质量问题或选课人数不足问题被动停课,这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高校的不作为。作为主管部门,只关注社会实践的参与度与完成度,而忽视了关键的质量管理。作为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大学生对通过社会实践所应完成的个人思想提升重视不够。有研究指出,仅9.6%的大学生对于生产劳动类的社会实践持“很欢迎”的态度,而普遍对专业实习(持“很欢迎”态度的占比为92.2%)非常重视^[19],这一研究结论很好地说明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聚焦专业能力锻炼,却极少重视思想提升的现状。指导教师的作用也往往表现在对实践方案的设计、实践方法的选择、实践报告的撰写等技术层面的指导,不能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从而增强大学生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紧密联系大学生和群众,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组织层面传达出的教育导向在大学生中有着权威性的影响,大学生自然也把获得学分、提升研究能力、竞争奖项荣誉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目的,而忽视了第二课堂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忘记了大学生最终是服务社会的目标,偏离了国家设立社会实践制度的初心。

四、思考：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实效性的相关建议

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提供了完备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上述问题,这不仅有认识层面的原因,也有具体执行层面的原因。如何在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人人参加”的前提下,实现理想信念提升的“人人受益”的结果?结合具身理论,社会实践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所有参与其中的要素组成了完成大学生理想信念生成的共同体,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实践系统中各要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 加大对高校社会实践的经费支持

积极引导、整合资源,加大对高校社会实践的经费支持,解决经费的“卡脖子”问题。从校内来说,主要责任部门须积极主动同校党委、教务处、学生处和各教学单位联系,寻求合作与支持。如与教学单位合作举办不同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理工科注重技术创新,人文社会科学注重社会问题,不仅让学生在实践主题上有更多的选择,分散了社会实践的竞争压力,也可以获得教学单位的资金支持,加大对优秀实践队伍和个人的奖励力度,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生动力。从校外来说,筛选比较优质的单位,寻求联动合作。如与历史博物馆类的教育基地合作,围绕历史事件或人物,以挖掘历史为实践内容和目标,相应的成果用于完善博物馆资料库。而博物馆则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社会实践差旅费。这样的社会实践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学生的经济压力,还给双方提供了宝贵资源和机会。

(二) 创新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形式

受实践时间的限制,往往出现社会实践过程“走马观花”、实践结果浮于表面的情况。如果无法延长某一期的实践时间,那么可以考虑多阶段的短

期工作机制,使实践内容在不同阶段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实践队伍的“传帮带”。上一期的实践队伍将相关工作成果和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总结,下一期的实践队伍则通过学习前期的资料提前做功课,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当期的工作。如此循序渐进,逐步走近群众、深入群众、帮助群众。

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是解决社会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依靠的组织力量。高校应勇于担当,发挥牵头作用,与城市社区、农村乡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企事业单位、部队、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基于地方建设的发展需求,同时兼顾大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提升的要求,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基地。对于积极主动合作共建实践基地的单位,可给予一定的精神鼓励,如颁发证书、表彰。也可以通过实践基地建设,与合作单位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输送机制。

(三) 统筹规划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管理体制结构

根据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工作改进的相关精神,必须进一步完善健全各要素联动等的工作机制,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全过程管理体制的设计工作。

首先,要做好前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理想信念教育为社会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实践则为理想信念的践行提供了实践条件。做好前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牢牢地扎根到大学生头脑中去,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在实践中加强磨炼、增长本领。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思想认识的高度决定认识问题的程度。认识提高了,对党、对国家的感情就提高了,从而能够主动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将用知识改善民生、建设祖国的情怀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从“我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什么”向“通过社会实

践我能为人民群众带去什么”的转变。其次,以能力建设为突破口加强指导教师权威指引。大学生思想引领和塑造的教育工作主要靠教师,不同专业、不同岗位的教师所擅长的指导内容各有差异,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实践效果。高校应在教师的培养和任用方面做好协调和统筹,对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要以能力建设为导向,建立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清单并细化指标,完善、细化并规范与能力清单相对应的指导教师培训机制,形成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思政育人培训整体框架。最后,探索构建社会实践思想引领和塑造成效评价机制。对社会实践思想引领和塑造成效的评价考核,目的是考核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素养方面的收获。当前,社会实践评价考核的最大问题在于,只关注大学生“长了什么才干”“做了什么贡献”,而对“受到什么教育”关注度不够,忽视实践的思政育人功能。考核可以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展开。思想上可以通过大学生的主观自评来进行,如是否增强了扎根祖国大地的理想信念;行动上可以通过群众的客观他评来进行,如是否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群众的困难。评价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检验社会实践的思想引领和塑造效果,并针对诊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4.
- [2] 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12.
- [3] 田苏宏,杨璐柳婷,王梦霓. 基于“泰勒原理”构建高校实践育人体系研究[J]. 化工高等教育,2021(5):143-149.
- [4] 张博. 从离心心智到具身心智: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困境与转向[D]. 长春:吉林大学,2018:58.
- [5] 周甜. 社会实践在高校育人中的地位 and 作用[J]. 江苏高教,1995(S1):92-95.
- [6] 刘献君. 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5):19-23.
- [7] DAVIS B. Teaching Mathematics: Towards a Sound Alternative[M]. New York: Garland,1996:293.
- [8] 杨晓,毛秀荣. 从“离身”到“具身”:学生思维进阶的特征与路径[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6):24-29.
- [9] 吴东姣,曹镇玺,孙志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空间拓展创新研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58-164.
- [10] 郑州抗美援朝老战士之家志愿服务有感[EB/OL]. <https://www.universitychina.net/shijian/ganxiang/20160718/1394.html>.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00.
- [12] 杨涛. 群众路线下的高校学生社会实践路径探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8):45-47.
- [13] 贾义敏,詹春青. 情境学习:一种新的学习范式[J]. 开放教育研究,2011(5):29-39.
- [14] 陶永建,田国华,许迈进,等. 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工程教育教学新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5):57-63.
- [15] 周彩姣,林寒.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状调查与完善策略[J]. 高等教育研究,2012(9):74-79.
- [16] 朱飞,刘康宁. 本科院校学生对社会实践作用评价的实证研究[J]. 学园,2011(4):46-50.
- [17] 林松涛,马昆,周蕾. 大学生社会实践状况调查与分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84-85.
- [18] 吴雨纤. 关于构建持续性大学生支教组织的思考[J]. 河南教育:高教版(中),2018(4):24-27.
- [19] 刘有升. 大学生社会实践科学发展的路径抉择[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4-97.

(责任编辑:丁小文)